

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

在 中 国 的 土 地 上

小 林 清

文字整理：杨式庚
责任编辑：何念选

在 中 国 的 土 地 上
——一个“日本八路”的自述

小林清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一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印张9.5·字数170,000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85·60 定价：1.65元

目 录

前 言	(1)
我的故乡	(4)
强征入伍	(8)
洒泪别亲人	(24)
初到中国	(28)
战场被俘	(43)
在痛苦中觉醒	(56)
奔赴延安	(71)
在日本工农学校	(82)
参加八路军	(110)
重返胶东战场	(122)

残酷的斗争考验	(148)
明确了斗争的目标	(164)
在机枪训练班任教	(170)
深入开展反战工作	(174)
向日军喊话	(184)
赤诚的自我反省	(193)
一个农村姑娘救了我	(213)
日本人民解放联盟	(224)
向日军送慰问袋	(228)
秋季攻势作战	(239)
反击国民党顽固派	(255)
奇袭龙须岛	(260)
在胜利的日子里	(273)
渡海北上挺进东北	(293)
整理后记	(297)

前 言

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将近半个世纪了，其中有些年代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度过的。虽然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在那艰苦的岁月中，我和中国人民并肩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情景，经常在我脑海里翻腾，激励着我把它写出来，以总结经验，缅怀那些不计名，不计利，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献出宝贵生命的中国同志和日本同志。

我是一名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八路军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八路军不但没有把我当作敌人，而且还给我充分的自由和平等，把我当作朋友、兄弟和同志加以对待，并使我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

我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抚育下，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了解到自身受压迫的根源，不仅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侵略战争，而且明白了为了永远消灭这样的战争，为使中国和日本的人民从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下解放出来，为使日中两国人民世代永远友好下去，就非踏着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道路前进

不可。

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根本保证，是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而中国人民的高度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因素。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中国人民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他们创造的伟大的历史功绩，如同一座丰碑，将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的心中。

我们在华日人反战同盟也和中国人民一起齐心协力，在抗日战争中焕发出高度的革命精神，流血牺牲，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中国人民雄伟壮丽的抗日战争史诗谱写了光荣的一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无论从规模的宏伟，动员的广泛，革命的彻底，意义的深远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作为加入中国国籍的日本人，能够参加中国的革命，是我一生的幸运和幸福。

我虽已六十多岁，但仍愿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振兴中华，把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缔造的社会主义中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贡献我有生之年的全部力量。

本书中的事情由于年代久远和我当年的中国语言较

差，可能有不准确的地方，望同志们指教。

许多共同战斗过的老首长、老战友，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意见。还有赵铁锁同志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林清

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在日本大阪府松原市三宅村。七十多年前，那还是大阪市区的边缘，是一个比较荒凉的村庄，只有三百多户人家。

我们家没有土地。我爷爷小林周三郎在村里经营着一个小杂货店。我父亲排行老大，叫小林熊太郎，帮助爷爷经营生意。父亲是性格直爽，脾气暴躁，爱喝酒的汉子。他在明治天皇时期服过兵役，当过东京皇宫警卫团的士兵。他曾为此一生引以自豪。

母亲嫁给我父亲后就改姓小林，叫小林末。母亲是典型的日本妇女，善良、勤劳、温顺。在日本，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妇女所受的痛苦更为深重。她们不仅要和男人一样受统治阶级的压迫，而且在社会和家庭中还要受“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等封建道德的束缚和折磨。母亲每天除操劳家务之外，还要抚养和教育孩子。

一九一八年（日本大正七年）四月三十日，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当我出生的时候，已经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了。父亲给我起名叫“清”，清字有三点水，是代表老三的意

思。在日本，和旧中国一样，人们重男轻女。所以我出生后，尽管有一个姐姐，还是把我排行老三。

我出生不久，父母亲就到神社去，把我的名字和生辰属相供奉“神”前，以祈祷我长命百岁。

当时，村里有一所小学，还有一座很大的神社。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放学后就到神社后面的空地上去玩。每年的节日和祭日，神社都组织各种各样祭祀活动。比如夏天有盂兰盆会。盂兰盆会的活动可热闹啦，村里的人们穿着洁白的和服，腰里系着带子，敲着大鼓，兴高采烈地又歌又舞，一直闹到深夜。还有过新年，大家都要去参拜神社，一般是年三十晚上响过除夕钟声之后，就开始陆续去参拜，祈求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三宅村和日本其它的农村一样，人们长期受封建天皇制度的束缚和压迫，过着贫穷的生活。除了几户地主以外，剩下都是世代代把血汗洒在土地上的贫苦农民。这里的气候温暖，属亚热带气候，每年可种两季水稻，在风调雨顺的年成里，生活还算过得去。农民们虽然每年收获白花花的米，但从来也舍不得净吃光是大米的饭，总要把稗子掺在大米里吃。遇到灾年就倒霉了，人们纷纷离乡跑到外面去做短工糊口。

二十世纪初，日本社会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阶段，农村自然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许多农民被迫卖掉土地，背井离乡流向城市。我们家经营的小杂货店也因此日

渐萧条。

父亲和爷爷商量，卖掉了小杂货店，凑了一点钱，带着母亲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到大阪市区寻找生路，把我留在爷爷、奶奶身边。父亲到大阪后，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大阪的南区千日前通大街租赁了两间房，开了一家小饭馆。这里是市中心，经营各式各样商品的大小商店，毗连林立，十分繁华。每到夜晚，霓虹灯闪耀辉煌，被称为大阪的“银座”。父亲盼望着饭馆生意兴隆，一步一步地兴旺发达，特意给饭馆起了个象征吉祥如意的名字，叫“一二三料理屋”。

我家的饭馆，由于哥哥姐姐都能干活，生意还算可以。后来，因为大哥竹造外出做工，店里人手少，父母亲就把我从乡下接到城里来住。这时，我已上小学三年级，一面读书，一面帮家里做事。那时，城里的学生上学，都背着书包，可是我只能用父亲小时用过的毛巾、包袱皮来包课本作业和用具。放学后和同学们一块玩耍的时候，就在包袱皮的结子上拴一条绳子，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为此同学们看不起我，常欺负我，说我是乡下来的“土包子”。我也不示弱，经常和他们打架。我回家后又耍干活，没有复习功课的时间，天长日久，学习成绩逐渐下降。

我家的小饭馆除经营一般家常便饭外，还给单身工包饭。我们全家人，早起晚睡，苦心经营着生意。运货、洗菜、涮洗餐具都是我们几个孩子的事，还要给包饭的顾客

送饭。因为饭菜实惠，价格便宜，因此生意还不错。

二哥米藏到了服兵役的年龄，去参军了，家中的许多活计都落到了我和母亲的身上。父亲喜欢喝酒，一喝酒就顾不上生意了。饭馆全靠母亲的精细安排才支撑下来。由于家里孩子多，生活依然很窘迫。在最困难的时候，父母不得不忍痛把我的四弟送给了父亲的朋友泉家，改名叫泉芳夫。

家中忙的时候，我干脆就不去学校了，但是有两门课是不能不去上的，一门是修身课，另一门是军训课。修身课讲的是做人的道德准则，在哪一种场合、行哪一种礼节，还学习中国的孔孟之道，以及如何做一名天皇的赤子等等。军训课的教官是两名陆军军官，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和身体训练，同时也向我们灌输军国主义的黩武思想。

修身课和军训课是十分严格的，只要有一次不上，学校就会找家长，家长要到学校里去赔不是，并且要保证下次不再犯。这两门课，我从来没有缺过课。

强 征 人 伍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七月七日，日本军队在中国北平西南的芦沟桥，发动了进攻，开始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日本政府利用报纸、广播电台，以及其它所有的宣传机构，向全国人民宣传说：

“七月七日晚上，我皇军在芦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之际，该地中国驻军，突然向我方开炮。当时，我当局曾用尽一切办法，想把问题就地解决，不使之扩大。然而南京政府却一味自负于自己的军备，不接受我方的诚意，始终对我方采取挑战行为。迫不得已，我皇军为了保护在华侨民和东方的和平，最后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当然，这种自卫的军事行动是绝对没有包含领土的野心在内。……”

当时，我因为曾受过长期的欺骗教育，再加上受这样的宣传影响，对中国的确抱着敌意和仇恨。我觉得蒋介石这家伙实在是个傻瓜，日本这样处处为中国着想，为什么

还要向日本挑战呢？如果没有日本，中国恐怕早已成为英美俄的殖民地了吧！不过，日本可怜中国是有限度的，如果反抗的话，就非彻底地把蒋介石搞掉不可。总之，我对中日战争的看法，是和政府宣传一样的，认为日本方面进行的战争是自卫行动，是为了东方的和平、膺惩中国的神圣战争。

战局在不断地扩大，我们的“无敌皇军”节节胜利。我们每天都听政府和军部发布的连战连胜的捷报，高兴得不禁跳跃起来。大批青年应征，开赴战场。看着一批批挂着红布条出征士兵的雄姿，我也梦想成为一名天皇的士兵，到战场上去作战，并期望平安地立功回国。

由于战局的不断扩大，战线越来越长，政府颁布了：“国民总动员法令”，加紧了国内的征兵工作。

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春，我家突然接到了印在红纸上的“征召令”，我被征入伍了。当时，我正在大阪实业学校酿造专业读二年级。

那天，我一回到家，妹妹就向我鞠躬，道贺说：

“祝贺你，征召令送来了，你成为日本帝国的军人了！”

当时，受军国主义思想的熏染，人们把参军视为荣耀，因此，全家人都为我入伍而感到高兴和光荣。我成了为天皇出征的战士，我们家也就成了忠于天皇的“爱国”家庭。

入伍的前一天，家里宾客盈门。家里买了很多的酒招待亲朋。邻居和亲友们送了很多的饯别礼品和旗帜。送来

的旗子都挂在门口，家里正厅上挂着一面很大的太阳旗，上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亲友们的姓名。

父亲高兴得眼睛闪着光，他一面招待着跪坐在“榻榻咪”上的亲友们，一面对我说：

“你在军队里要好好地服务，效忠天皇，为国争光，不要给我们家里的人丢脸。”

我很骄傲地回答说：

“爸爸，我知道从军是为国争光，为家争光，我真高兴得不得了。我一定在战场上荣立战功回来见你。”

妈妈把她亲手做的、上面写着“武运长久”的红布佩带系在我的身上。

新兵报到的那天，我肩上斜披着“武运长久”的红佩带，头上裹着印有太阳旗的毛巾，在手里拿着一面自制的小太阳旗的父亲、母亲、弟妹们及十几个亲友簇拥之下离开了家。

我所在的同一条街道中，有二十多个青年和我一同应征入伍。有些贫苦人家的孩子，虽然还不到年龄，可是也都入伍参军了。这是因为一则是光荣的事情，二则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当时的日本无论任何家庭，都热衷于送子参军，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认为你丧失了国民的资格。正是这股潮流，鼓舞着年轻人去当兵。如果是独生子参军，那么对他的评价就更高了，在人们的眼里，简直就象英雄一样了。

我们穿过挤在街道两侧围观的人群，在喇叭声和鼓声伴送下到了兵营。兵营在大阪市的西南方，占地面积很大。当我们到达时，宽大的院里早已挤满了新兵和送行的家属们。

报到之后，每人领到一身新军装。我们兴致勃勃地穿上军装，站在大镜子前一看，衣服很合体，心里不觉惊喜：

“唉呀，真精神！真成了威武的帝国军人了！”

宽阔的操场中央，有一座高高的阅兵台。台上飘扬着日本国旗和军旗。联队长站在台上给我们新兵训话。训完话，他从台上走下来，“嚓”的一声，拔出指挥刀，喊道：“立正。”他的声音很大，也拖得很长。他那把高举着的指挥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也自然而然地挺起胸膛，站得十分整齐。崭新的军装、红色的步兵领章，显示出武士的精神和军人的风度。

操场虽然很宽广，却寂静得连根针掉下地都能听得清。送行的亲人们，都睁大眼睛看着我们，好象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儿子这样威武、这样精神似的。有的人的脸上还挂着泪痕。我发现了在人丛中的父亲，他咧开嘴笑着，好象是说：

“瞧！我的儿子多光荣，我们脸上多光彩啊！”

整齐而威武的新兵队列在联队长的指挥下，围着操场走了三四圈。大家都尽量地走好，要走出日本皇军的威风

来。这也是为了让家里亲人们看了高兴。

入伍的第二天，又重新检查了身体。这一次检查是非常严格的，眼睛、耳朵、鼻子、牙齿都进行检查，手脚有毛病都不行。我被检查出有脱肛的疾病，经军医鉴定，认为我的病不适于行军作战，就叫我回去治疗。

我回到家里，家里的人见了我都很惊奇。

“你怎么又回来了？”父亲问。

“检查身体的时候，查出了我有脱肛的毛病，说我不适合行军作战，叫我回家来了。”

父亲听我这么一说，骤然变了脸色：

“这叫什么事？又不是三岁孩子，脱肛嘛！又不是大病，为什么不早早把它治好？”

“没有时间啊！我每天上学，下了学还要帮家里干活，忙得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再说也没有钱去治疗。”我回答说。

父亲生气地说：“收了人家那么多钱别礼品，热热闹闹地给你饯行，你倒真好意思厚着脸皮回来了，我呀，没脸见人了，真丢人！”

父亲简直不让我进屋了。母亲左右为难，在一旁说：

“你快进屋吧！老站在外面，给人家看见更不好了。”

我缩头缩脑地走进里屋，悄悄地垂着头坐在那里。那天晚上，父亲不高兴，又多喝了酒，不睡觉，一个人坐在外面，没完没了地说：

“没出息的家伙！不中用的废物！”

我在里面听着这些话，心里又是难过，又是气愤：我哪里知道军队体检是这么严格，要知道这样严格，我早就去治疗了。不过，现在要去治疗也还来得及。想到这里，我猛然站起来。

“怎么啦？”母亲问。

“我现在就去医院治疗。”我一面说，一面往外走。

母亲也跟着站起来，说：“你等会儿，我给你做点吃的。”

我只说了一句：“不用了，我什么都不想吃。”我边说边往外走。当母亲跟在我后面追出了门时，我已经消失在黑暗中了……

我在医院里做了手术，痊愈后，就直接到军队报了到。我被编入大阪师团第三七联队第一中队第三小队，并领到一支三八式步枪。

正式的军事训练是非常严格的，长官和老兵对我们的态度也和刚入伍时不一样，变得十分严厉了，连对我们说话都变成命令形（日本语言形态变化之一）。

新军装不许穿，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床上。每人又发了一套旧军服，这都是以前老兵们受训时穿过的，不光是褪了颜色，而且还有很多窟窿。

军队的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了，白天是军事训练，晚间是帝国军人精神教育课。